

籌辦夷務始末

咸豐朝
卷四十三之四十四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

咸豐九年己未八月戊午俄囉斯照會

為照會事。八月十七日。由禮部送來軍機大臣照會一件。本大臣業已接到。始閱其文。深為詫異。因文內所稱。俱不合。歷年議定和約。兩國相交。友道。即貴處及本大臣照會。亦不相符。想本大臣前本月初五日所照會。貴處大臣。或未覩全。或未看明。或未介意。貴處大臣。稱中國與本國地界。康熙年間。久已分定等語。似屬不實。設若兩國地界。康熙年間分定。則恰克圖愛琿等和約。何為而立。即天津和約第九條。又何為而作。遇兩國交界決定之時。其邊界去

向何處者。當細載於和約。並繪地圖。作記文。方妥。乃天下各國之定規。照此規記載。恰克圖決定之邊界。並非康熙年間。乃乾隆年間。且兩國邊界甚長。而決定之地。不過七分之二。上年愛琿城立定東界。順黑龍江。至烏蘇哩江口。八月初五日。本大臣照會。曾言東界分定之時。實有

貴國之益。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。降與大學士桂之

諭旨。以烏蘇哩江為界。如是東方未分定之界。尚有將及七百里。即自烏蘇哩源處至海。西方未分定之界。尚有將及三千六百里。即自河濱山至浩罕地。貴處大臣言兩國地界。於康熙年間。久已分定之語。以何為據。若兩國地界。久已分

定。其天津和約第九條。有何意可講。貴處大臣。亦曾引此條為證。可見本大臣所言。皆有證據。請貴處大臣所稱。何以為據。而示我。使我不誤兩國大事。再據本月初九日。貴處大臣照會。內稱。分界一事。必須會同履勘。方能明晰。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。現在

貴國派出吉林將軍。黑龍江將軍。在彼等候。妥辦此事。以貴處大臣之意。不若本大臣迅速照會。委會辦地界之人。早赴黑龍江會同。

貴國所派之員。詳為妥辦等語。現在本大臣。有存繪成兩國共管之地圖。及記文。足以此處妥辦分界之事。而准上言。

貴大臣照會。特為護持兩國和好。故將廊米薩爾伯多郭斯奇同其協辦員等。派往黑龍江辦理分界之事。奈貴處大臣似有反悔。並不顧八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。所稱八月十七日。反行本國所屬及闊吞屯奇咭等地而言。並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。即由京派員往愛琿城會勘之處。礙難准行等語。可見貴處大臣先後照會不符之至矣。先設之法。不數日竟已更改。並將無理之事。強言有理。豈是公道誠心之辦。至闊吞屯奇咭等處。及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。無可商辦。因本國船隻行此水路多年。松花江從未屬於

貴國。若本國則道光三十年。江口已有建立礮臺數處。又咸豐八年。本國與英國交戰時。英國兵船欲進奇咭。意往履勘滿洲地方。本國兵逐之境外。且非闊吞屯奇咭二處。本國兵民久住。即烏蘇哩右岸。有二十三處。本國兵民久住。而

貴國邊界官員。仍呈稱烏蘇哩。與本國不相毗連。何也。東錫畢爾各省總督。理水路各營兵。御前大臣。公木哩斐岳幅。阿穆爾斯啓。自東海歸本省時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。畢至黑龍江之尼适拉耶幅斯克。希拉郭微。是成斯克二城。貴處大臣。願使黑龍江將軍。吉林將軍等。與公木哩斐岳幅。

會同商辦邊界之事。宜令該將軍等。往愛璉城。預咨行本國。住布拉郭微。是成斯克城之固畢爾那託爾。使伊呈之。公木哩斐岳幅。

貴國將軍等候商辦分界一事。方妥。除分界一事。奉本國大皇帝之旨。本大臣則有與

貴國大臣大議之事件。並新近所來之信。有應面說與

貴國緊要之言。所以祈軍機大臣。照天津和約第一條。即准

本大臣。八月初五日。照會所言。代奏

貴國

大皇帝。派大學士。或軍機大臣一員。會晤商辦。再前照會本大臣

曾言將會晤商辦情形。細書奏明。本國大皇帝使聞。

貴國待本國之實勢而照辦之。今本大臣擇定於九月初二日。派廓米薩爾伯多郭斯奇等二員。兵丁二名。由京前往。恰克圖帶去奏文。懇祈貴處大臣飭令沿途驛站官員。備馬十匹。駝七隻。由京至張家口。用拉行李車二輛。馬匹鞍韉等物俱備。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。

己未。

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。查味苜華若翰返擢後。連日與英。啡二酋往來密談。夜分始散。英領事密迪樂。則因催緝殺傷。英夷犯向吳煦等云。天津做成圈套。誘其入港。致斃。

多命。味酋入都。待如俘酋。又令回至北塘換約。味酋因勢孤。不得不然。各國商人。無不忿忿。明春定欲赴津報復。上海本可無事。忽又造出擄人之說。以致百姓滋鬧。正兇又不孥獲。明係華官故意唆使百姓為此。必致激成大變。吳煦等因其語無倫次。答以味夷進京。待之以禮。人奉

大皇帝頒發盟書。等寵已極。爾嘆唏兩國。若不自行肇釁。亦必同邀

異數。今因美而生妒。作此不經之談。希冀播弄是非。此等伎倆。孩提之童。亦能識破。言之無益。至擄人之案。雖與爾國無涉。而愚民無知。安能分別誰為何國之人。一時忿激。已成眾

怒難犯之勢。若非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。爾等恐喫虧尚不止此。既許爾等緝拏要犯。決不食言。惟人多勢眾。並無首先起意之人。必須設法訪緝。始無枉縱。不能頃刻拏獲。亦不能助爾抑民也。密迪樂無詞可答而退。旋據華若翰送到照會。以換約後。應照新章開市。請即咨行五口。並新開之潮州。臺灣二口。曉諭商民等語。竟將前此在京與大學士桂良等往來照會抹煞。顯係為哄嚇所唆使。意圖嘗試。臣當即查案照覆。乃該酋後來照會。則將在京往來照會飾詞狡賴。約臣於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會商。先照新章完納船鈔。並在新開之潮州。臺灣二口。先行互市。其餘

暫緩施行。且向吳煦等聲稱。臣如不住上海。該首即至常州。並以此事關係甚大。亦不便與委員藍蔚雯等商辦等語。吳煦等與之反覆辯論。堅不允許。將照會轉呈前來。臣查天津原定條約。因各貨轉運內地。課稅未經議定。故有限四箇月為期。出示曉布之語。嗣於上海議定稅則。即於善後章程。聲明第二十八條所載。可毋庸議。則四箇月期限。即在勿庸議之列。華若翰先則儻侗請開新章。迨臣駁覆。則所請僅止兩事。一經允許。則得步進步。勢所必然。且查桂良等前次照會內稱。各口通商。不止貴國一處。此時英佛條約。尚未議定。未便兩歧。恐礙通商大局。似應俟英

辦兩國一律定議之後。再開新章。其如何定議。望與總理大臣會商辦理等語。聲敘本甚明晰。而該首覆文內。則將不止貴國一處之語。截去。僅以各口通商。須歸一律辦理。斷章取義。含混照覆。留為今日饒舌地步。臣現備文照覆。應俟請

旨遵行。視其覆文如何。再作計較。惟桂良等照會該首文內。既有與臣會商之語。如其必欲見臣。一經堅拒。必致徑來常州。駭人耳目。而英辦兩首。既在上海。臣到彼後。不與見面。則怨望更深。擬俟屆時。輕舟減從。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見味首之案。訂期前往崑山一帶。與之一見。所請兩事。僅能待

至喫啡一律辦理。最為妥善。否則體察情形。如無十分窒礙。再當奏請。

訓示。萬一藉端欲為喫啡作說客。俟有可乘之機。即當迎機以導。斷不敢稍有遷就。再奉。

頒發。璽書。已於初三日。准直隸督臣恆福。咨送到。臣當即備具照會。派委標弁。敬謹齎交署蘇松太道吳煦。據稟。味苜擇於十三日。祇領。上海民夷。現已照常。仍勒催地方官。上緊緝。免。禁止僱人出洋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何桂清奏。味苜請照新章。完納船鈔。即在潮州。臺灣。先行開市一摺。覽奏均悉。味苜華若翰。同至上海。將在京照。

會。飾詞狡賴。並約該督前往上海會商。先照新章。完納船鈔。並
在潮州。臺灣。二口。先行互市等語。各口通商。須俟嘆咈條約議
定後。再開新章。桂良等。照會該督。聲敘明晰。今華若翰。欲在潮
州。臺灣。先行互市。若一經允許。必至得步進步。何桂清。現已備
文照覆。俟其覆到。如必欲與該督一見。自可往崑山一帶。與該
首會晤。所請完納船鈔一節。似尚可允。至潮州。臺灣。本在五口
之外。必須俟嘆咈兩國定局後。方能辦理。斷不准其先行互市。
如華若翰。藉此為嘆咈作說客。該督仍遵前旨。不可先向其關
說。以致跡涉求和。如該夷誠心悔悟。自來乞請。再為迎機善導。
操縱之機。全在該督臨時酌辦。至上海各國通商。以茶葉為大

宗。現在嘆噤聲言赴津報復。不肯就我範圍。必須設法鈐制。為釜底抽薪之計。著何桂清密飭上海道。將運茶各商。向與何國交易。先行查明。如明年該夷阻撓海運。即可禁止茶葉出口。儻他國夷商不願。即告以因係嘆夷與中國為難。未便與別國互易。致令影射。如此辦理。他國或恐罷市。歸怨嘆夷。因而易於轉圜。亦未可知。但此係將來辦法。何桂清慎勿宣露。

壬戌。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。八月初二日。接奉寄

諭。英山等奏。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等因。欽此。前以協領越署吉林將軍印務。數月之久。已形竭蹶。茲復謬蒙

逾格。將協領開缺。暫署黑龍江將軍事務。該處地當邊要。為俄夷

接壤之區。實恐難勝任。不禁警惕彌深。合無仰懇

天恩。俯准。努進京。

陞見。跪聆。

聖訓。俾努到任。辦理一切。得所秉承。而裨公務之處。出自

鴻慈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特普欽奏。接奉廷寄。懇恩。陞見等語。黑龍江地方。緊要。特普欽。著即赴署任。無庸來京。陞見。俄首伊格那提業幅。在京疊次投遞照會。欲定分界。請派員履勘。並說言在黑龍江。吉林等處。未見中國官員。經軍機大臣等。以中國與俄國交界。總以康熙年間所定界址為憑。無可改易。所云會同履勘。京中

無由懸揣定擬。其閩吞屯奇咭地方。業許借與居住。自無更改。俄國入海船隻。曾許其由黑河。順松花江。往東行走入海。亦不致再行攔阻。餘如烏蘇哩。綏芬河等處。與俄國並不毗連。無論在京在外商辦。斷不容該夷前往。無所用其查辦等語。開導曉諭。而該酋昨遞照會。尚復曉曉。並稱木哩斐岳幅。阿穆爾斯啟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。必到黑龍江之尼迺拉耶福斯克。布拉郭微。是成斯克二城。吉林黑龍江將軍。如須與木哩斐岳幅會商邊界。應豫咨任布拉郭微。是成斯克城之岡畢爾那託爾。使伊知悉。以便候商等語。夷情詭譎異常。凡都中照會之語。諒伊格那提業幅。無不於木哩斐岳幅處知照。木酋此時赴黑龍江。